

袁復聲

臺灣省臺北縣人

## 慈悲的力量

散文第二名 袁復聲

哥哥在山上做了一個捕鳥的網，帶他去看有沒有鳥入網。

他們沿著散滿鵝卵石的河牀，那時正是月桃花開放的春天，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過粗野的山林草氣，隨著溫暖的風在河牀上流蕩。隨後，他們穿過一些人跡罕到的山徑，進入生長著野相思林的山間。

在路上的時候，哥哥自豪的對他說：「我的那面鳥網仔，飛行的高很難看見，在有霧的時候逆著陽光就完全看不見了。」

看到網時，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話。

那面鳥網佈在山頂的斜坡，形狀很像學校排球場上的網，狹長形的，大約有十公尺那麼長，兩旁的網線繫在兩棵相思樹幹上，不仔細看，真是看不見那面網。但網上的東西卻是很真切的在扭動著，哥哥在坡下就大叫：「捉到了！捉到了！」然後很快的奔上山坡，他拚命跑，尾隨著哥哥。

跑到網前，他們一邊喘著大氣，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穫不少，網住了一隻鴿子、三隻麻雀，牠們的脖頸全被網子牢牢扣死，卻還拚命的掙扎，「這網子是愈扭動扣得愈緊。」哥哥得意的說，把兩隻麻雀解下來交給他，他一手握一隻麻雀，感覺到麻雀高熱的體溫，麻雀蹦蹦張張的心跳，也從他手心傳了過來，他忍不住同情的注視剛從網子解下的麻雀，牠們正用力的呼吸著，發出像人一樣的咻咻之聲。

咻咻之聲在教室裡流動，他和同學大氣兒也不敢喘，靜靜地看著老師。

老師正靠在黑板上，用歷史課本掩面哭泣。

他們那一堂歷史課正講到南京大屠殺，老師說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，後來進城了，每個兵都執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，從東門殺到西門，從街頭砍到巷尾，最後發現這樣太麻煩了，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來挖壕溝，挖好了跪在壕溝邊，日本兵一刀一個，刀落頭滾，人順勢前傾栽進溝裡，最後用新翻的土掩埋起來。

「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你們必須記住這一天，日本兵進入南京城，燒殺姦淫，我們中國老百姓，包括婦女和小孩子，被慘殺而死的超過三十萬人……」老師說著，他們全身的毛孔都張開，輕微的顫抖著。

說到這裡，老師歎息一聲說：「在那個時代，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經是最幸運了。」

老師合起歷史課本，說她也有一些親戚住在南京，抗戰勝利後，她到南京去找親戚的下落，十幾個親戚竟已骸骨無存，好像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存在過，她在南京城走著，竟因絕望的悲痛而昏死過去……

老師的眼中升起一層霧，霧先凝成水珠滑落，最後竟掩面哭了出來。

老師的淚，使他們彷彿也隨老師到了那傷心之城。他溫柔而又憂傷地注視這位他最敬愛的歷史老師，老師挽了一個髮髻，露出光潔美麗飽滿的額頭，她穿一襲藍得天空一樣的藍旗袍，肌膚清澄如玉，在她落淚時是那樣淒楚，又是那樣美。

老師是他那時候的老師裡唯一來自北方的人，說起國語來水波靈動，像小溪流過竹邊，他常坐著聽老師講課而忘失了課裡的内容，就像聽見風鈴叮叮搖曳。她是那樣秀雅，很難讓人聯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時代，但那是真實的呀！最美麗的中國人也從砲火裡走過！

說不出為什麼，他和老師一樣心酸，眼淚也落了下來，這時，他才聽見同學們都在哭泣的聲音。

老師哭了一陣，站起來，細步急走的出了教室，他望出窗口，看見老師從校園中兩株相思樹穿過去，藍色的背影在相思樹中隱沒。

哥哥帶他穿過一片濃密的相思林，撥開幾叢野芒花。

他才看見隱沒在相思林中用鐵絲網圍成的大籠子，裡面關了十幾隻鴿子，還有斑鳩、麻雀、白頭翁、青筋兒，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鳥。

哥哥討好的說：「這籠子是我自己做的，你看，做得不錯吧？」他點點頭，哥哥把籠門拉開，將新捕到的鴿子和麻雀丟了進去。他到那時才知道，為什麼哥哥一放學就往山上跑的原因。

哥哥大他兩歲，不過在他眼中，讀初中一年級的哥哥已像個大人。平常，哥哥是不屑和他出遊的，這一次能帶他上山，是因為兩星期前他們曾打了一架，他立志不與哥哥說話，一直到那天哥哥說願意帶他到山上捕鳥，他才讓了步。

「為什麼不把捕到的鳥帶回家呢？」他問。

「不行的。」哥哥說：「帶回家會挨打，只好養在山上。」

哥哥告訴他，把這些鳥養在山上，有時候帶同學到山上燒烤小鳥吃，真是人間的美味。在那樣物質匱乏的年代，烤小鳥對鄉下孩子確有很大的誘惑。

他也記得，哥哥第一次帶兩隻捕到的鴿子回家燒烤，被父親毒打的情景，那是因為鴿子的腳上繫著兩個腳環，父親看到腳環時大為震怒，以為哥哥是偷來的。父親一邊用藤條抽打哥哥，一邊大聲吼叫：「我做牛做馬餵你們長大，你却去偷人家的鴿子殺來吃！」

「我做牛做馬餵你們長大，你却……」這是父親的口頭禪，每次他們犯了錯，父親總是這樣生氣的說。

做牛做馬，對這一點，他記憶中的父親確實是牛馬一樣日夜忙碌的，並且他也知道父親的青少年時代過得比牛馬都不如，他的父親，是從一個恐怖的時代活存過來的。父親的故事，他從年幼就常聽父親提起。

父親生在日據時代的晚期，十四歲時就被以「少年隊」的名義調到左營桃仔園做苦工，每天凌晨四點開始工作到天黑，做最粗鄙的工作。十七歲，他被迫加入「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」，被征調到霧社，及更深山的「富士社」去開山，許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，許多人體力不支死去了，還有許多是在精神折磨裡無聲無息的死去了，和他同去的中隊有一百多人，活著回來的只有十一個。

他小學一年級第一次看父親落淚，是父親說到在「勤行報國青年隊」時每天都吃不飽，只好在深夜跑到馬槽，去偷隊長餵馬的飼料，却不幸被逮住了，差一點活活被打死。父親說：「那時候，日本隊長的白馬所吃的糧，比我們吃得還好，那時我們臺灣人真是牛馬不如呀！」說著，眼就紅了。

廿歲，父親被調去「海軍陸戰隊」，轉戰太平洋，後來深入中國內地，那時日本資源不足，據父親說最後的兩年過的是鬼也不如，怪不得日本鬼子後來會惡性大發。父親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戰火中過了五年，最後日本投降，他也隨日本軍投降了。

父親說：「那時候如果沒有 蔣總統的慈悲，在中國老百姓的仇恨中，我們可能活活被打死了。」

父親被以「日籍臺灣兵」的身份遣送回臺灣，和父親同期被徵調的臺灣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，活著回到家鄉的只有七個。

「那樣深的仇恨，都能不計較，真是了不起的事呀！」父親感慨的對我們說。

那樣深的仇恨，怎麼去原諒呢？

這是他幼年時代最好奇的最一段，後來他美麗的歷史老師，在課堂上用一種莊嚴明澈的聲音，一字一字朗讀了那一段歷史：

「我中國同胞們須知『不念舊惡』及『與人為善』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之德性。我們一貫聲言，我們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，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。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，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

行所有的投降條款。但是，我們並不要報復，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。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，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。要知道，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以前的暴行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，則冤冤相報，永無終止，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。」

聽完那一段，他雖不能真切明白其中的含意，却能感覺到字裏行間那種寬廣博大的悲憫，尤其是最後「仁義之師」四個字使他的心頭大為震動。在這種震動裏面，課室間流動的就是那悲憫的空氣，莊嚴而不帶有一絲雜質。老師朗讀完後，輕輕的說：「那時候，全國都瀰漫著仇恨和報復的情緒，雖然說被艱苦得來的勝利所掩蓋，但如果沒有蔣主席在重慶的這段宣言表明政府的態度，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就不可收拾了。」

老師還說，戰爭是非常不幸的，只有親歷戰爭悲慘的人，才知道勝利與失敗同樣的不幸。我們中國人被壓迫、被慘殺、被蹂躪；如果沒有記取這些，而用來報復給別人，那最後的勝利就更不幸了。

記得在上那抗戰的最後一課，老師已洗清了她剛開始講抗戰的憂傷，而是那麼明淨，彷彿是蘆溝橋新雕的獅子，周身浴在一層透明的光中。那是多麼優美的畫面，他當時看見老師的表情，就如同供在家裏佛案上的白瓷觀音。

他和哥哥打架時，深切知道寬容仇恨是很困難的，何況是千萬人的被屠殺？可是在那些被仇恨者中，有他最敬愛的父親，他就覺得那對侵略者的寬容是多麼偉大而值得感恩。

老師後來給他們說了一個故事，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：

「有一隻幼小的鴿子，被饑餓的老鷹追逐，飛入林中，這時一位高僧正在林中靜坐。鴿子飛入高僧的懷中，向他求救。高僧抱著鴿子，對老鷹說：

「請你不要吃這隻小鴿子吧！」

「我不吃這隻鴿子就會餓死了，你慈悲這鴿子的生命，為什麼不能愛惜我的生命呢！」老鷹說。

「這樣好了，看這鴿子有多重，我用身上的肉給你吃，來換取牠的生命，好嗎？」

老鷹答應了高僧的建議。

高僧將鴿子放在天平的一端，然後從自己身上割取同等大的肉放在另一端，但是天平並沒有平衡。說也奇怪，不論高僧割下多少肉，都沒有一隻幼小的鴿子重，直到他把股肉臂肉全割盡，小鴿站立的天平竟沒有移動分毫。

最後，高僧只好竭盡僅存的一口氣將整個自己投在天平的一端，天平才算平衡了。」

老師給這個故事做了這樣的結論：「生命是不可取代的，不管生命用什麼面目呈現，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，老鷹和鴿子的生命不可取代，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也一樣的，為了救鴿子而殺老鷹是不公平的，但天下有什麼絕對公平的事呢？」

說完後，老師抬頭看著遠方的天空，藍天和老師的藍旗袍一樣澄明無染，他的心靈彷彿也受到清洗，感受到慈悲有壯大的力量，可以包容這個世界，人雖然渺小，但只要有了慈悲的胸懷，也能夠像藍天和虛空一般莊嚴澄澈，照亮世界。

上完課，老師踩著陽光的溫暖走入相思樹間，驚起了在校園中樹木枝椏中的麻雀。

他的憂心，是因為哥哥第二天要和同學到山上去燒鳥大會，特別邀請了他。他突然想念起那一羣被關在山上鐵籠裏的鳥雀，想起故事裏飛入高僧懷中的那隻小鴿子，想起有一次他和同學正在教室裏狙殺飛舞的蒼蠅，老師看見了說：「別打呀！你們沒看見那些蒼蠅正在搓手搓腳的討饒嗎？」

明天要不要去赴哥哥的約會呢？

去呢？不去呢？

清晨，他起了個絕早。在陽光尚未升起的時候，他就從被窩鑽了出來，摸黑沿著小徑上山，一路上聽見鳥們正在醒轉的聲音，在那些喃喃細語的鳥鳴聲中，他彷彿聽見了每天清晨上學時母親對他的叮嚀。

在這個紛亂的世間，不論是親人、仇敵、宿怨、乃至畜牲、鳥雀，都是一樣疼愛著自己的兒女吧！跌了好幾跤，他才找到哥哥架網的地方，有幾隻早起的麻雀已落在網裏，做最後的掙扎，他走上去，一一解開牠們的束縛，看著麻雀如箭一般驚慌的騰飛上空中。

他鑽進哥哥隱藏鐵籠的林中，拉開了鐵絲網的門，鳥兒驚疑的注視著他，輕輕撲動翅翼，他把牠們趕出籠子，也許是關得太久了，那些鳥在籠門口遲疑一下，才振翅飛起。

尤其是幾隻鴿子，站在門口半天還不肯走，他用雙手趕著牠們說：「飛呀！飛呀！」鴿子轉著墨圓明亮的眼珠，骨溜溜地看著他，試探的拍拍翅，咕咕！咕咕！咕咕！的叫了幾聲，才以一種優美無比的姿勢衝向空中，在他的頭上盤桓了兩圈，才往北方的藍天飛去。

在鴿子的咕咕聲中，他彷彿聽見了感恩的情意，於是，他靜靜地看著鴿子的灰影完全消失在空中，這時候第一道晨曦才從東方的山頭照射過來，大地整個醒轉，滿山的鳥鳴與蟬聲從四面八方奏出來，好像這是多麼值得歡騰的慶典。他感覺到心潮湧澎湃，第一次知道自己心那樣清和柔軟，像春天裏初抽芽的絨絨草地，隨著高飛遠颺的鴿子、麻雀、白頭翁、斑鳩、青笛兒，他聽見了自己心靈深處一種不能言說的慈悲的消息，在整個大地裏萌動。

看著甦醒的大地，看著流動的早雲，看著光明無限的天空，看著滿天清朗的金橙色霞光，他的視線逐漸模糊了，才發現自己的眼中飽含將落未落的淚水，心底的美麗一如晨曦照耀的露水，充滿了感恩的喜悅。——全文完——